

孫臏演義

田连元 编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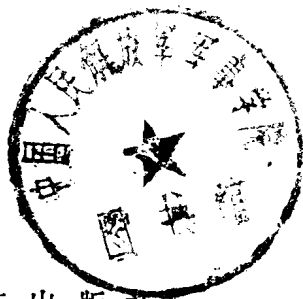
I239.8

2



孫臏演義

田连元 编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60417.3/5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新编历史评书。描写了战国时代著名军事家孙臆经国治军、出奇制胜的故事。

孙臆与庞涓原本是一师之徒。庞涓先到魏国当上将军，不久，魏惠王又请来孙臆。庞涓生怕孙臆超过自己，就施毒计捏造罪名将孙臆臆足刺面，并欲得其兵书后杀害。孙臆佯疯多年，后被人救出，逃到齐国。几经曲折，得到齐宣王重用。最后带兵围魏救赵，马陵道大捷，庞涓兵败自尽。

本书参照史料写成，既保留了评书特点，富有传奇性，又注意刻划人物性格，给人以真实感。

孙 臆 演 义

Sunbin Yanyi

田连元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大连印刷一厂印刷

字数：98,0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
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4,000

责任编辑：耿 瑛

插 图：张成思

封面设计：李国盛

责任校对：唐惠凡

统一书号：10158·808

定价：0.50元

目 次

- 第一回 寻鬼谷孙庞上山学艺
陷深山牧童巧指迷津……………(1)
- 第二回 两月磨练见真伪
三年授课分高低……………(15)
- 第三回 痴君子草庐盼佳讯
怪先生大梁荐贤才……………(26)
- 第四回 赠宝剑师徒分手显真意
设珍筵兄弟重逢露假情……………(40)
- 第五回 口蜜腹剑狼子野心怀妒嫉
笑里藏刀狗尾续貂进谗言……………(54)
- 第六回 遭膻刑贤才成残废
食恶果狗奴变鬼魂……………(67)
- 第七回 知真情疯人闹府
夜街头故友重逢……………(80)
- 第八回 淳于髡送茶访贤士
禽滑厘机智救先生……………(92)
- 第九回 出龙潭 金蝉脱壳
离虎穴 未卜吉凶……………(105)

- 第十回 临淄赛马施小计
围魏救赵用奇兵·····(117)
- 第十一回 战桂陵魏军败北
潜齐都暗害忠贤·····(130)
- 第十二回 减灶计诱敌就范
马陵道箭射庞涓·····(142)

第 一 回

寻鬼谷孙庞上山学艺 陷深山牧童巧指迷津

在距今两千多年以前，阳城一带有一座云梦山，这云梦山起伏绵延，气势汹汹，云盘雾绕，谷幽涧深。在几百里透迤群山之中，独有一处山势格外险峻，那真是：

古树参天，
荒草漫地。
怪石横生，
峭壁陡立。
藤缠枝叶，
天遮日蔽。
猿鸣虎啸，
绝无人迹。
胆小的到此，
准吓的咽气。

怎么吓咽了气呀？这山谷里常刮一种旋风，风一起吹的空谷之中发出一怪叫声，鸣——鸣——。这声音又似狼嗥，又似鬼哭。大白天一个人听见这声音也得吓的浑身上下汗毛眼儿直炸！所以有的樵夫走进这山谷里来，一听这风声就吓

跑了，说这山谷里有鬼。日子长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山外的人家，都知道这地方啦，并且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——叫“鬼谷”。

打柴的，采野果的谁也不到这地方来，怕碰上鬼呀！究竟这鬼什么样，谁也没见过。这么一来，这个地方越来越荒凉，越来越可怕。岁月流逝，光阴瞬去，慢慢地有人发现那鬼谷里住上人啦！大伙一听有人敢在这住，这胆子得有多大——晒干了也得有八斤半！后来越来越清楚，真有一个超世的奇人住在这里。此人是晋平公时候的人姓王名栩，是一位隐士，由于他挑中了“鬼谷”这个地方落脚安身，所以自己号称“鬼谷居士”，别人尊称他为“鬼谷子”。那年头够称“子”字的人都不简单，起码说明你有学问，受人尊敬，象孔子、孟子、韩非子……这都是一种雅称，这跟咱们平常语言中用的“子”，象什么“疯子”、“傻子”、“愣小子”、“败家子”不一样。

那么这位鬼谷子有什么学问呢？这位可不是平常之人，那可真是博学多才，内藏锦绣。据说他掌握四种学问：第一种学问叫数学，这倒不是三角、几何、微积分，这个数学就是会算卦，日星象纬在其掌中，吉凶祸福存其袖内，他能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哪天刮风、下雨、下雪、下雹子，他一掐手指头，就全知道了。谁生谁死，谁倒霉谁走运，他一抄手就全明白了！真有那么灵吗？这都是人们的传言。第二种学问，他会兵学，现在说就是军事学，他可以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三略六韬，变化无穷，排兵布阵，鬼神难测。第三门学问是游学，可不是现在说的“这人办事特别

油”，这是“游说”的游。列国年间专门有这么一种学问，就是仗着这张嘴到各国去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，独到见解，以取得高官厚禄。鬼谷子这游学很厉害，他能广记多闻，明理审势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断，真是一言兴帮，一言丧帮，活人能说死，死人能说活。第四门学问是出世学，就是修真养性当神仙，将来能“冲举”而去，什么叫“冲举”呀？就是飞上天去啦！他内练混元真气，外练超尘拔俗，已经练的能脚踏清风，头顶三光了……不过谁也没看见。

这鬼谷子这么大本事为什么不到各国去做官呢？这位先生一心想要修炼成仙，拔地而起，上天而去。同时也打算教几个徒弟和他一块走，省得到天上寂寞。不过上天这功夫他自己现在还没练好，所以就在“鬼谷”这地方呆下来了。有时候也到山外去算算卦，和一些名人、逸士谈今论古……一来二去的这位鬼谷先生就出了名啦，而且都把他越传越神，都知道他有本事，又住在这么个地方，把他当成神秘人物了。有不少有志之人来找鬼谷子学艺，这鬼谷子还大开门户，来者不拒。不过他对徒弟要求很严格，有不少徒弟到这之后，呆一段时间，受不了，偷着又跑啦！所以谁也不知道鬼谷先生有几个徒弟，谁也不知道鬼谷先生怎么样教徒弟。

这天在山外来了两个学徒的。头前走的这人，二十多岁年纪，长方脸，眉目清秀，五官端正，头绾发纂，身着蓝衫，腰系丝绦，足登麻鞋。后边这人比前边这人显得健壮一些，也是二十多岁年纪，粗眉鼓眼，四方大脸，细看那脸上的肉都是斜纹儿的。头绾发纂，身着青袍，腰系丝绦，足登赭履。

这两个人是谁呀？头前这人是齐国人，姓孙名膺。后边这人是魏国人姓庞名涓，别看俩人来自两处，但目的相同，都是来找鬼谷子学本事的。俩人在山外道口相遇，互相一问，知道是同路人，虽然是不期而遇，但谈的倒也投机。庞涓提出来要和孙膺拜为结义兄弟，孙膺当即答应了，两个人就在路旁树林之中捧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冲北磕头，结为金兰之好。孙膺比庞涓大一岁，庞涓管孙膺叫大哥。俩人对天起誓：共同拜师，共同学艺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官同做，有马同骑，有背信弃义者不得好死——孙膺说：“我若背信弃义无葬身之地。”庞涓说：“我若背信弃义死于乱箭之下。”

俩人这一结拜，感情上又近了一层，出了树林，又往前走，渐渐地走进了云梦大山。一进云梦山，这道儿可就越走越难走了，脚下这条羊肠小道弯弯曲曲在丛山密林里绕来绕去，一会儿越过清澈见底的溪水，一会儿爬上险恶峥嵘的悬崖，眼瞅着那一块块白云就在身旁轻轻飘过，好象用手一划拉就能抓一块，耳听着那无名鸟的叫声在空谷中唧唧回鸣……

正走着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来这样一种声音：咩！——庞涓吓得站住了：“大哥，你听这是什么叫唤？”孙膺站住仔细听了听说：“听不太清，离咱们还远，大概是什么动物吧！”

庞涓说：“大哥，我在山外听说，这个云梦山里可是蛇、蟒、虎、豹样样都有，我听这声音好象是老虎叫唤。这地方山深林密，绝无人烟，咱哥俩就这么蒙着头往里走，也

不知鬼谷先生住哪儿，要是找不着鬼谷先生碰上老虎，那可够受啊！”

孙宾说：“贤弟，我们既来求学就无所畏惧，方才的声音未必真是老虎，即使真是，离我们尚远，怕它什么。我想，我们既进了云梦山，就一定能找到鬼谷子，一天不行两天，两天不行三天，豁出去十天半月，早晚会找到他老人家。”

庞涓说：“大哥，咱带的干粮可不多，要是找十天半月，咱们吃什么？”孙宾说：“这大的山林，有的是野果，随便采点果子吃，也能解腹中之饥。”

庞涓说：“大哥，在这云梦山中要找一个人简直就象大海捞针一样，要是十天半月找不着，咱们在这转悠三月两月的，天天靠吃野果子能受得了吗？再说转悠长了弄不好咱哥俩都得变成老虎粪。”

孙宾说：“贤弟，依你之见呢？”

庞涓说：“依着我，咱哥俩现在马上顺原道回去，到山外村镇上住下，找个领路的人，哪怕多给他点银子，让他领咱俩来，你看多好！”

孙宾一听笑了：“贤弟，这个想法我早就有过，在山外我曾向多少人打听，有的是一概不知，有的虽然见过鬼谷先生，但也不知他居住何处。有的说鬼谷先生居鬼谷，但通鬼谷的路却无人知道。我看，既然你我弟兄投师学艺志向已定，就不能轻易回转，还是走吧！”

孙宾这一番话，说的庞涓也没词儿啦！庞涓刚想要走，就听见哞——又一声叫，这一声听着好象比刚才那一声又近

了点儿。庞涓就觉着心里一揪：“大哥，听见没有？老虎来啦！快走！听我的，没错儿！”

孙臧站那没动，好象是要听听老虎到底在哪。庞涓拉着孙臧的衣袖说：“大哥，你怎么啦？别在这儿傻站着啦！”

这工夫又听一声叫，唻！——更近啦！而且已经听见茂林深处枝叶乱响，哗啦哗啦……庞涓心想这不是老虎是什么：“大哥！快！”

孙臧说：“贤弟，你快走，真要是老虎来了，愚兄在此拦截于它，你快快逃命！”

孙臧这阵心里想的是，老虎真要来了，豁出去我先喂了它，也得让我庞贤弟逃命，结义弟兄嘛！可这阵儿庞涓心想，你在这儿，我可顾不了你啦！个人顾个人吧！他转身撒腿就跑，刚跑出二十来步，听身后孙臧喊：“庞贤弟，别跑！”

庞涓心想，不跑一块死呀！跑得更快啦！……听身后孙臧又喊：“庞贤弟，不是老虎！”

啊？不是老虎？这阵儿庞涓已经跑出一百多步啦！他站住身形回头一看——在坡上下来一只牛。嘿！牛啊！这场虚惊。庞涓当时就觉着自个这脸上有点发烧，一想自己刚才那狼狈相儿，实在是觉着有点不得劲，不过这个人脑子反应快，他马上哈腰一伸手，捡起一块大石头来，转身跑过来了：

“大哥，我捡了块石头正想打老虎呢，怎么不是老虎是牛啊，你看这事闹的……”庞涓这一番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“弄景儿”，但孙臧并未注意庞涓这些细小动作和复杂心理，只是说：“贤弟，你看牛背上还有一个童子。”

庞涓一看，果然牛背上还坐着一个小孩儿，年纪在十四五岁。只见他：

头绾双扎髻，身穿粗布衣，腰扎蓝花带，间别一竹笛，眉清目又秀，相貌不落俗，荒山放牧者，斜身把牛骑。

庞涓心想，这地方还有放牛的，正好问问道儿，您别看庞涓怕老虎，对这个放牛的小孩可不害怕，走上前来，嗷的一嗓子：“喂！放牛的，你们这有个鬼谷先生知道在哪住吗？”

牧童坐在牛背上看了看庞涓没言语。

庞涓心想这是个哑巴怎么的，又问了一句：“嗨！我跟你说话听见没有？”

小牧童这回连看都不看庞涓一眼，舔了舔笛膜，眼睛一眯缝，坐在牛背上，吹起笛子来了……

庞涓有点火啦，走上跟前用手一拍牧童的腿：“喂！你这小子，我问你话你听见没有啊？”

牧童一笑，回答了一句：“我这儿对牛吹笛呢！你懂吗？你懂得五音六律人间礼乐吗？”牧童说这话的时候脸冲着庞涓，眼睛瞅着牛，把庞涓气得够呛：“嗨！你跟谁说话呢？”

“我跟牛说话呢！”

“牛懂得你的话吗？”

“牛不懂你懂啊？”

庞涓一听，哟喝，小子你骂我，今天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。他走上前去伸手抓住小孩的脚脖子，想要把他给扔下去，孙臆赶紧过来用手拦阻：“贤弟，不可无礼……”

孙宾向童子满面陪笑说：“这位牧童，我兄弟生来脾气暴躁，举止莽撞，你要多多担待。我二人是到此投师学艺的，不知鬼谷先生身居何处，还望童子指条明路。”

牧童看了看孙宾，又瞅了瞅庞涓，然后说：“你说他是你兄弟，你们是亲哥俩吗？”

孙宾说：“啊……我们是结拜的弟兄！”

“嗯！我说嘛！一个娘怎么生出两样人来。”

庞涓在旁边一听，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，我……又一想，我先忍着吧！

牧童说：“二位要找鬼谷先生啊，我跟你二位说吧！他老人家是飘如浮云走如风，此身只在此山中，云梦山长三百里，仙师足踏六百峰。你二位慢慢找去吧！说不定在什么地方。”

庞涓一听这分明是在耍笑我们，我今天好好管教管教你，他刚要往前上，孙宾冲他一瞪眼，示意他不可放肆。孙宾说：“牧童谈吐不俗，想必是与鬼谷先生也有结识。”

牧童说：“那倒常见。”

孙宾说：“听说鬼谷先生住在鬼谷，不知可是实情？”

牧童说：“这倒是真的，他是住在鬼谷。”

孙宾说：“牧童，你能否指给我们去往鬼谷的道路，我们应在哪里等候鬼谷先生。”

牧童说：“要去鬼谷怕你们今天走不到啊！从这往前走，越过一道山梁，蹚过两条溪水，拐三个山弯儿，爬四个砬子，过五个独木桥，前边有六棵大松树……”

庞涓在旁边说：“那就到啦？”

牧童说：“还没有，你们从六棵大松树的右边穿过去，就能看见有七块卧牛石，走过卧牛石，再爬一个‘八步紧’，登上‘九重岩’，再钻过十里枯藤就到了。”

庞涓一听，我的妈呀！明个这阵也到不了。庞涓说：“放牛的，没有近道吗？”

牧童说：“有啊，从这儿往右过了那道岭下去就是。”

庞涓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近道呢？”

牧童说：“近道太危险，那岭上有两丈长的大蟒，一丈长的老虎，欢蹦乱跳的金钱豹，饿了三个月的大狗熊，三年前有两个学艺的从这上去，到现在还没下来呢，你敢走嘛？”

庞涓一听，心想，早知学艺这么难，我不来啦！他看了看孙臧：“大哥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孙臧说：“不见鬼谷，决不罢休！”

孙臧冲着童子深深一揖：“牧童，你久在山中，必熟山路，我想请你为我们带一段路，不知可否？”

牧童说：“好吧！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给你们引路吧！我在前边走，你们随后跟，就可以啦！随我来……达达……咧咧。”牧童骑着牛头前走啦！孙臧与庞涓后边相随。

牧童这阵儿不吹笛子，嘴里唱起山歌，仔细一听，歌词倒也清楚，他唱的是：

“学艺难！学艺难！熬过酷暑度严寒。竹帛三千册，师训五万言。毡坐透，砚磨穿，三更火，五更寒，只盼一朝跃登天，登天何其难。”

庞涓在后边悄声说：“大哥，这小子还有点词儿呢！”

孙臧说：“少要多话。”

他们二人跟随着牧童，涉水登山，攀藤跨涧，时见山穷水尽，又看路转峰回……走到日落西山，晚霞东照的时候，童子在前边把牛带住了：“二位，我已经把你们领进了鬼谷，前面那一片藤萝你们穿过去，就能见到鬼谷先生的住处，我走啦！”牧童说完话，骑着牛顺小路斜上山坡。

孙臆和庞涓两个人只好按着牧童指的路走，这片藤萝勾挂缠连有二里多地，好不容易他俩才从里钻出来，抬头一瞧，这里是别有洞天。远处山梁上挂一道瀑布，飞流直下，浪激石鸣。瀑布旁边是一个山洞，山洞前边是一块平地，上边绿草如茵。平地的右边有一趟石砌的茅草房，周围左右，树木琅琳，枝叶茂盛，奇花异草景色宜人，幽静清雅，赏心悦目。

庞涓说：“到啦，大概这几间房子就是鬼谷子的住处。”

孙臆说：“贤弟，到这里说话可要小心。”

庞涓说：“放心吧，大哥，别看我跟放牛的说话那样，见了鬼谷先生我就不能那么说话啦！这叫见什么人，说什么话，走吧！”

两个人走到这茅屋前边，正巧由房后走过来一个小童：“二位，找谁？”

庞涓说：“请问这里可是鬼谷先生的住处吗？”

“正是，你们是谁？”

“啊，我是魏国人叫庞涓，他是齐国人叫孙臆，特来到此地投师学艺，望您给传禀一声。”

小童说：“二位在此稍候。”

小童进去，不多时出来了：“二位，鬼谷先生有请二位

里边叙话。”

孙膑与庞涓跟随小童走进茅屋，往左拐又进了两道门，这才看见屋当中，蒲团上坐着一位老道，鹤发童颜，仙风道骨。头绾牛心发纂，竹簪别顶，瞧那竹簪子得有几十年啦，通红锃亮。身穿豆青道袍，腰系丝绦，白袜云鞋。苍眉似霜，银须似雪，手拿数珠，在那盘腿而坐二目双合……

庞涓心想，好大的派头，别看住在这深山老峪，看来的确有点与众不同。俩人进来之后，小童站在鬼谷子的面前说：“师父，他们来啦！”随着小童这一句话，孙膑与庞涓几乎是同时跪倒在鬼谷子的面前：“先生，齐人孙膑、魏人庞涓与先生见礼。”

鬼谷子微睁二目，略欠了欠身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二位远路而来，到我深山茅舍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孙膑说：“师父，久慕师父大名，只恨不得相见。如今，天下纷争，各为其主，我等愿以不才之身献与王家，只是自度孤陋无知，难成大事。因此，冒昧而来，欲求教于先生，愿拜先生门下为徒，学得一技之长，报效国家，不知先生可收纳否？”

庞涓在旁边早就想说，就是一时没插上嘴，见孙膑刚说完，马上就接上啦：“对啦！先生大名早已如春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我等求拜先生，真是如饥似渴，如痴似呆，今日谒见膝下，万望先生收留。”

鬼谷子把眼睛睁大，端详了庞涓：“你叫庞涓吗？”

庞涓忙说：“是，我叫庞涓。”庞涓心想，人有一见之缘，甭问，这老道挺得意我，想到这又往前跪爬了半步，

“师父，您有何见教？”

鬼谷子说：“庞涓，今天我暂把孙臆收下，至于你嘛，可顺路回去。”

庞涓一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见面就让我回去：“先生，不知庞涓何处疏忽，有失礼之处，招惹先生将我拒之门外？”

鬼谷子说：“庞涓，并非你有疏忽之处，只因此处远隔尘世，苦而清贫，你在这里恐怕难挨煎熬，不如早些回去，到红尘之中去另谋生路吧！”

庞涓一听这事儿要麻烦，忙说：“先生，庞涓此来，早已把苦、难二字置于身后，不知先生怎么在与我初见之际就料定我不能吃苦？”

鬼谷子在眼角掠过一丝微笑，说道：“庞涓，引路童子方才已说过，你二人一同进山，心地各异，孙臆志坚心诚，你遇难而退，不如早些回去，免误时光。”

庞涓说：“先生，谁是引路童子？”

鬼谷子说：“你们没遇到那放牛的童子吗？他就是我派出去的引路童子，方才早已向我说了你二人一路的情景。”

庞涓一听，噢，毛病在这儿哪，好个放牛的小崽子，你跑这先告我一状，好，咱走着瞧！可眼下得怎么办哪？庞涓跪直了身子说：“师父，路上说的都是信口之言，不足为据，您还是看今后我庞涓的行为。”

这时候，孙臆也忙说：“师父，我与庞涓结为金兰之好，曾对天起誓，共同拜师，共同学艺，如有渝志，天诛地灭。师父如若留下我，不要他，岂不违背我等的意愿，还望